

## 從古文字材料看“攀”的字形及其來源

滕思攀\*

**摘要** “攀”字作為現今的常用字，其字形誕生較晚而不見於古文字文獻。學界對“攀”字來源的研究並不深入，且結果多指向甲骨金文中的“反”、“樊”二字。然而結合實際材料，今“攀”當為形聲字，與古文字“反”“樊”沒有意義上的關聯。

**關鍵詞** 文字學 甲骨文 漢語史 “攀”

### 一 引言：來源不明“攀”字

從已有的材料看，今天“攀”的字形不見於甲骨、金文的材料中。小學典籍方面，產生於東漢（25—220）的《說文解字》也沒有收錄今天“攀”的字形，而是收錄了一般後世認為是古“攀”字的“𠂔”字，其中記載：“𠂔，引也。從反𠂔。凡𠂔之屬皆從𠂔。𠂔，𠂔或，從手從樊”<sup>1</sup>。直到東漢末的字書《釋名》才收錄了今天的“攀”字，其中記載：“攀，翻也，連翻上及之言也”<sup>2</sup>。由此可見，今“攀”字字形的產生時間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東漢，因此古今學者對於“攀”的考釋都是以古書有關“攀”字的訓詁為重點，鮮有從古文字學角度展開討論。而且，學者也少有專門針對“攀”字的考釋，僅是在注釋或考據其他字形時一併討論。<sup>3</sup>

### 二 訓詁學材料中有關“攀”字研究

最早對“攀”字相關的研究，始於《漢書》和漢賦的古注。最早可能在西晉（266—316）晉灼的《漢書集注》出現，晉灼指出《漢書》中的“𠂔”即為古“攀”字，然相關文獻今日已散佚難以考據，只見於後世轉引。<sup>4</sup>而最早可考的對古“攀”字的注釋應是唐（618—690）顏師古（581—645）所注的《漢書》。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中收錄了其作品《上林賦》，其中就有：“俯杳眇而無見，仰𠂔椽而捫

\* 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，主修中國語言文學、中國歷史文化。

<sup>1</sup> 許慎：《注音版說文解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），頁54上。

<sup>2</sup> 劉熙：《釋名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卷3，頁83。

<sup>3</sup> 詳見下文。

<sup>4</sup> 見《說文解字注》，段玉裁注《說文解字》時引“晉灼曰：古攀字”。

天”<sup>5</sup>，而顏師古注“𠄎，古攀字也”<sup>6</sup>。《漢書》中又見《漢書·揚雄傳》收錄其作品《反離騷》，其中有：“累既𠄎夫傳說兮，奚不信而遂行？”，𠄎釋為“攀援”義，<sup>7</sup>而顏師古同樣注：“𠄎，古攀字”。<sup>8</sup>後世學者多沿襲這一觀點，如宋（960—1279）朱熹（1130—1200）注《楚辭》稱：“𠄎，古攀字”，並解釋此處攀為引申義“仰慕”<sup>9</sup>；清（1636—1912）文字訓詁學的集大成者段玉裁（1735—1815）注《說文解字》的“𠄎”字時，也指出“今字皆用攀，則𠄎為古字。𠄎亦小篆也”。<sup>10</sup>

除了“𠄎”字形外，“扳”字同樣被認為是“攀”的重文。最早東漢何休（129—182）注《公羊傳》時稱：“‘諸大夫扳隱而立之’何休注云：‘扳，引也。’”<sup>11</sup>雖然沒有明確指出“攀”、“扳”互通，但在意義卻是相同的。因此，後來很多學者都受到啟發，留意到了“攀”、“扳”兩字意義相同的情況。而在後世的材料中，“扳”“攀”二字成為了可互通的字，二字互用例多不勝數。今“扳”字的扭轉義要到晚唐五代才產生。因此，段玉裁也認為文獻中的“扳”就是《說文解字》中收錄“𠄎”的重文“𠄎”。<sup>12</sup>通過學者們對經典的注釋，也能看到這一說法是可信，如鄭玄注：“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扳，本又作攀”。<sup>13</sup>

### 三 “𠄎”為古“攀”字的討論

然而，上述兩種對“攀”字的訓釋卻難以解釋兩個關鍵問題：其一，所謂的“𠄎”、“扳”在字形上與“攀”相差甚遠。雖然段玉裁也注意到了這一點，但他僅是把“𠄎”、“扳”、“攀”、“𠄎”強行聯繫起來，卻沒有給出任何解釋。其二，兩字同樣不見於甲骨、金文材料，“攀”字在甲骨、金文中的字形仍然不得而知，更不能輕易解釋“攀”字最古老的來源演變。

因此，一些學者對“攀”的古字有了更多的推測，進一步指出“𠄎”字亦為古“攀”字。南唐（937—975）徐鍇（920—974）在研究《說文解字》時有意識地將“𠄎”字與“攀”字聯繫起來，認為“𠄎”字也是“攀”字的其中一個來源。<sup>14</sup>但是，他仍然沿用了《說文》裡“𠄎，驚不行也”<sup>15</sup>的釋義，對“攀”字給出

<sup>5</sup> 班固（32—92）：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卷57，頁2557。

<sup>6</sup> 同上注，頁2558。

<sup>7</sup> 《漢書》，卷87，頁3520。

<sup>8</sup> 同上注。

<sup>9</sup> 朱熹：《楚辭集注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3年），卷2，頁197。

<sup>10</sup>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卷3上，頁104下。

<sup>11</sup> 轉引自王念孫（1744—1832）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年），卷5下，頁396。

<sup>12</sup>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卷3上，頁104下。

<sup>13</sup> 阮元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6冊，卷44，頁3411-3412。

<sup>14</sup> 徐鍇：《說文解字繫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51。

<sup>15</sup> 同上注。

一個不明所以的解釋。他把篆文“攀”比喻為：“鷲猶繫也，鷹隼之屬，見籠不得出，以左右攀引外也”，<sup>16</sup> 解釋“攀”字形是鳥獸伸爪抓住籠子的攀引狀，因而與“攀”字有關，以及構成“攀”、“扳”具有“引”義。至於現代學者是在結合更早的甲骨、金文材料後，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補充。他們以甲骨“攀”字的字形和歷史文化解釋“攀”與“攀”的聯繫，如張惟捷在釋“攀”時指出甲骨文中“攀”字形為結網捕獵，而捕獲鳥獸又經常需要攀爬到樹上進行，因而衍生出“攀”的“攀引”義以及今“攀”字；<sup>17</sup> 孟繁穎的〈釋“攀”〉大抵也沿用了這一說法。<sup>18</sup>

#### 四 “攀”字的字形分析

到了近現代，學者針對“攀”的古字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推論：認為甲骨、金文中的“反”字即為“攀”字最古老的字形。楊樹達在〈釋反〉一文中針對“反”字的字形與意義不相合的現象展開研究，進而指出“反”字的字形實為“人以手攀厓也”<sup>19</sup>。他認為“反”字的“反復”義是造字後才引申出的新義，但由於其逐漸取代了“攀引”的本義，後世要在原字“反”上再加形旁“扌”造出“扳”字，表“攀引”的本義，而“反”原本的“攀引”義反而消失了。<sup>20</sup> 這一論說為原本的“扳”、“攀”互通之說提出了新的解釋，也得到了學者的認同。如《甲骨文字典》中引楊樹達〈釋反〉認為“楊說近是”；<sup>21</sup> 又《說文新證》中“反”釋義：“扳，攀”，釋形：“甲骨文從厂、從又，厂者山石厓岩，謂人以手攀崖也。即扳之本字，意同攀”。<sup>22</sup> 一些學者其後又從音韻學角度進一步補充觀點，指出“攀”、“反”的上古音同屬元韻，聲母又是幫滂旁紐，發音部位一致，甚至連聲調也都是平聲。<sup>23</sup> 這樣看來，“反”為古“攀”這一說法看起來更是無懈可擊。

不過，上述的說法也並非得到了所有學者的認同，李守奎在釋“反”字時質疑這一說法並沒有材料做證據支持。他在文中提出：出土文獻中的“反”如果以語境語義來看從未有表“攀”字的“攀緣”、“挽拉”、“牽扯”之意，而對表意字構型的考據必須結合實際語義進行分析。<sup>24</sup> 因此，儘管上文提出了兩種基於

<sup>16</sup> 同上注。

<sup>17</sup> 張惟捷：〈殷卜辭“攀”字構形與相關問題試論〉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，2019年2期，頁13-18。

<sup>18</sup> 孟繁穎：〈釋“攀”〉，《樂山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09年6期，頁53-56。

<sup>19</sup> 楊樹達：〈釋反〉，《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（上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105。

<sup>20</sup> 同上注，頁106。

<sup>21</sup> 徐中舒：《甲骨文字典》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09。

<sup>22</sup> 季旭昇：《說文新證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206-207。

<sup>23</sup> 謝培培：〈釋“反”〉，《現代語文（語言研究版）》，2009年10期，頁140。

<sup>24</sup> 李守奎：〈據清華簡《繫年》“克反邑商”釋讀小臣單觶中的“反”與包山簡中的“𠄎”〉，《簡帛（第九輯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33。

字形對古“攀”字的溯源或有字形和音韻的理據，仍需要輔以實際的語料支持。基於這一質疑，文章將對已有古文字的文獻進行窮盡檢索，通過梳理古文字“反”、“樊”、“攀”的實際語料，對比上文中所有學者提出的不同觀點。

## 五 古文字材料基礎上的“攀”字考釋

### 1. 古文字“反”

先看“反”字，見下表：

表一 “反”字形舉例

合集 36819	合集 36537	集成 2694	集成 3907	集成 2831	郭.成.18	睡.為 22

從上表可見，“反”字的字形從甲骨到簡帛少有異體，字形的變化幾乎可忽略。甲骨文能識認出的“反”字僅有兩例，表中盡列，其具體意義已不可考。金文中例證較多，表中按其義位各選一例：金文“反”字最常表動詞“反叛”、“返回”二義；有時通量詞“鈹”、有時亦通“半”字表音律名，<sup>25</sup> 但用例較少。在此之後，“反”常用的兩個義位在簡帛文書中也得到了沿用，另有學者認為與“反”相關的字形有“毀壞”義，但與本文討論的“攀”字無關，此處不做詳述。<sup>26</sup> 無論如何，可以確定的是，除了甲骨文中難以釋讀的二字，<sup>27</sup> 文獻中的“反”從未表“攀引”的詞義。

### 2. 古文字“樊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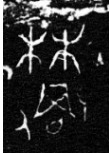

再看“樊”字，見下表：

<sup>25</sup> 陳初生、曾憲通：《金文常用字典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326。

<sup>26</sup> 參見李守奎：〈據清華簡《繫年》“克反邑商”釋讀小臣單觶中的“反”與包山簡中的“鈹”〉，《簡帛（第九輯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29-136；李守奎：〈系統釋字法與古文字考釋——以“廠”、“石”構形功能的分析為例〉，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，2015年4期，頁225-241等。

<sup>27</sup> 參考甲骨卜辭格式，兩例詞性應不是動詞。

表二 “樊” 字形舉例

合 10759	合 6959	集成 2351	集成 675	集成 2624	集成 10329
					

從上表可見，“樊”字的演變脈絡也十分清晰，在甲骨文中“樊”字主要由“網”和“𦰇”形構成，但其意義難以確定。到了金文中，其主要變化在於上半部分“網”字演變出“𦰇”字形，而在其他的材料中，也有部件“爻”、“𠄎”的出現，它們都保留了“網”的一部分特徵。





古今學者在討論“樊”詞義時都會從構形上指出其本義應當是“藩籬”義，而且，無論是在最早《說文解字》裡有關“樊”、“𦰇”的解釋，抑或是現當代學者對“樊”字的釋讀都基本沿襲了同一種看法。<sup>28</sup> 然而，學者的結論大多未能舉出足夠的證據支持，筆者亦沒有在文獻中找到證據支持這一觀點。前人有關“樊”字的論述，似乎大多從觀念出發，忽視與材料之間的結合。以現有材料來看，金文簡帛中的“樊”字多只用作姓氏、地名的專稱，也有大量的用例通“反”，其意義可參見上文，部分例子通“盤”，表示器物名稱。總之，這些用例皆不見其所謂“本義”。前人研究雖然發現了“反”“樊”相通的語例，但這與部分學者提到的“攀”、“反”、“樊”相通並無直接明確的關係，“攀”字與“反”、“樊”的關係仍然是未知的。僅從現有材料中不見“樊”具有和“攀引”意義相關的法，這一點就直接說明了以“樊”會意演變出“攀”的字形及“攀引”義的說法實在缺乏依據。建立在一個不能證實的觀點上（樊本義“藩籬”）的觀點（樊引申“攀”），其正確性更加值得懷疑。

### 3. 古文字材料所見“攀”字

最後再看“攀”字：

<sup>28</sup> 參見李守奎：〈《楚居》中的樊字及出土楚文獻中與樊相關文例的釋讀〉，《文物》，2011年3期，頁75-78；程燕：〈說樊〉，《中國文字學報》，2014年1期，頁146-149；張惟捷：〈殷卜辭“樊”字構形與相關問題試論〉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，2019年2期，頁8-18等。

表三 “攀” 字形舉例

故宮 412	善齋.漢印	縱橫家書 194	攀氏銅	劉修碑	繁陽令楊君碑
					

“攀”字沒有甲骨、金文文獻，相關字形最早見於秦印。<sup>29</sup> 璽印、簡帛、碑刻材料中的“攀”字或表姓名，或作動詞表攀引義，無論是在字形上還是語義上都基本可以確定為今天的“攀”字。從“攀”小篆字形的結構來看，可以進一步確定今“攀”字形的產生時期最早不過戰國，並且是在“樊”下半部的“𠄎”訛變成“𠄎”後才出現的。同時，這或也證明了僅從詞義引申或字形會意聯繫“攀”與“樊”、“反”的說法大概率是望形附會，因為材料中的“樊”從“椹”從“𠄎”的字形特點和意義即便於最早的“攀”字中也已經不見。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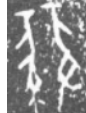

## 六 既不是“反”又不是“樊”的“攀”字

綜合而言，現今書作“攀”的字不見於甲骨、金文文獻，因而導致了對“攀”字追溯考源的困難。古今大多數學者對“攀”字訓詁的成果也多是找到“攀”字的早期異體“𠄎”和“扳”，而非真正的古文字“攀”。儘管一些學者從字形分析推論甲骨金文中的“反”、“樊”或表“攀引”義，屬於今“攀”字的來源，但僅就目前的文獻而言尚難支持這兩種論述。

因此，一個暫時得出的可能解釋是：今“攀”字應當是後造的形聲字，而“扳”、“攀”中的“反”、“樊”字形都應當是“攀”字的聲旁，單純是記錄語音的符號，其背後意義早已脫落。唯一記錄語義的只有形旁“手”、“扌”，“反”、“樊”二字在金文中就經常因其記錄的語音互相通用，其符號記錄的意義早就已經虛化。金文中就經常出現它作為聲符通假的例子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傳抄古文獻中會出現“扳”、“攀”混用之例，以及許慎在寫《說文解字》時所看到的重文“𠄎”、又或者是碑刻文獻中的“攀”字。而上文中敘述的“反”、“樊”與“攀”三詞的古音接近，且字形中的“手”字並不記錄語音也可以支持這一推論。不過，這一結論還是不能解決一個問題：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中的古文字以及《漢書》在轉引駢文時特別作區分的“古攀字”之“𠄎”是從何而來。其字形不見於西漢之前以及之後的所有文獻，這個字形如何產生，許慎為甚麼收錄這個字形，甚至這個字形是否是“攀”字都存在疑問。筆者在此列舉目前所有能夠找到的、含有“𠄎”字元的文獻材料：

<sup>29</sup> 如表所示，秦印的“攀”字只有一字，因此完全沒辦法判斷語義。

表四 “北”加“𠄎”，或釋讀為“排”<sup>30</sup>

合 4924	合 10977	合 26808	合 32683	合 33147	屯南 503	集成 2201
					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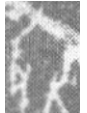



“排”的用例一般做動詞用，如合 10977：“已醜卜，設，才排虎只”、合 26808：“貞排佳二月”；或名詞表人名、地點，如合 33147：“乙丑，貞王步自轡於排”，以及集成 2201：“裴岐乍保旅鼎”。

表五 “一”加“𠄎”

合 635	合 7844	綴合 123
		

“𠄎”的用例多為名詞，表地點、人名，如合 7844：“丁酉，設，貞來乙巳王入於𠄎”、綴合 123：“貞，𠄎亡來媯”。

表六 “冥”字形舉例

前 8.12.3	合 13954	合補 4046	合 14030
			

“冥”用例多為動詞，表“分娩”義，如前 8.12.3：“戊辰卜，王，貞帚鼠冥，餘子”、合 14030：“帚□冥，不嘉”。

僅就目前已有的材料而言，能夠發現“𠄎”不僅極少在造字時作偏旁，就連意義都不太明確，只能說如果嚴格的從材料出發，至今仍沒辦法證明“攀”字的來源與演變。

## 七 結論：“攀”字研究與文字闡釋

<sup>30</sup> 見王蘊智：《殷墟甲骨文書體分類萃編·甲骨文可釋字形總表》（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17年）等。

總括而言，本文從對“攀”字的闡釋歸納出兩條結論。其一，“攀”字是形聲字，今“攀”字由“樊”字表聲，再加形旁“手”組成。其二，“攀”字與“扳”互通是因為古文字中“樊”就和“反”互通，而無論“樊”還是“反”在“攀”字中始終是作為聲符存在，“攀”字與二者會意的字形無關，也不源自二者詞義的引申。後世學者對古“攀”字的考釋，其實完全脫離了材料的支撐，落入“看圖說話”的境地。

## 1. 漢字闡釋與文字學

值得注意的是，單純從字形出發、不結合語言實例就對漢字的造字演變下定論的現象並非是孤例，自許慎以來乃至近現代的文字闡釋或多或少都跌入“觀念出發”的圈套。這一類的研究或是對前人的研究不假思索“拿來就用”，沒能夠認識和判斷前人的局限與歷史語境；或是基於對漢字字形的“開腦洞”，憑藉字形想像造字時的詞義。這一類的研究即使旁徵博引，掉再多書袋也始終與古漢字研究南轅北轍。儘管本文所釋的“攀”字背後並沒有太過深入的文化闡釋，但古今學者在釋“攀”時陷入“樊”、“反”的誤區仍然帶來警示。誠如李守奎在〈從觀念出發與從材料出發的漢字闡釋——以“也”及其所構成的文字為例〉文末所指出的：漢字闡釋須以材料的支援、文字的語言性和歷史性為原則。<sup>31</sup>

## 2. 不足之處與未來研究

本文僅是籍現有的文獻材料，以漢字闡釋原則驗證過往學者對“攀”字的闡釋，然而文章中尚有幾個問題有待解決。第一，筆者受限於能力，只能從已經整理出、識別出的文獻中查找證據，但是對至今沒能釋讀出的甲骨文無從下手，這種舉證方法無疑會把結果傾向於現有的結論。第二，“攀”字的音義結合體為何、如何產生，參考王鳳陽對古漢語詞語聚合關係的研究，<sup>32</sup>古漢語中“攀”、“援”、“緣”三詞本就是同義詞，都表用手抓、攀爬的意義。尤其是“攀”字和“援”字，二者的本義都是抓住一樣東西，即《說文解字》等字書中的“引”義。而當“攀”、“援”二字逐漸引申出抓住東西攀爬的意義時，也多並用作“攀援”，且“攀”、“援”二字同樣都屬元部字，語音上十分接近。這些語音、語義方面的聯繫仍需要深入的音韻學和詞源學的考據，這或許能夠解答“攀”字出現前的來源。第三，文章仍然未能追尋到今“攀”字以及《漢書》中“𠄎”字的具體來源和演變，尤其是對偏旁“𠄎”的研究仍然需要更多新材料的支援。

<sup>31</sup> 李守奎：〈從觀念出發與從材料出發的漢字闡釋——以“也”及其所構成的文字為例〉，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，2021年6期，頁21-22。

<sup>32</sup> 王鳳陽：《古辭辨》（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676-677。